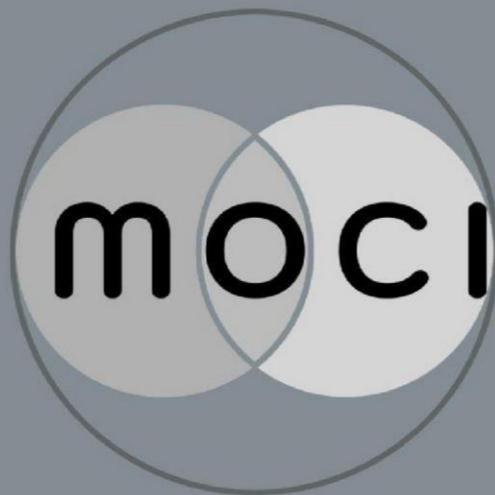


# 桥上旅者



詹姆斯·玛呼 著 | 故事1：第1集

Z.S.I.G.P 译

[www.mocilife.cn](http://www.mocilife.cn)

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# 《桥上旅者》

故事 1: 第 1 集

---

詹姆斯.玛呼 著于 2023 年

所有艺术作品均出自詹姆斯.玛呼

译者 Z.SI.GP & Nie

英文站: 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中文站: [mocliflife.cn](http://mocliflife.cn)

英文站: [JamesMahu.com](http://JamesMahu.com)

中文站: [JamesMahu.com.com](http://JamesMahu.com.com)

英文站: [SovereignIntegral.org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org)

中文站: [SovereignIntegral.cn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cn)

英文站: [WingMakers.com](http://WingMakers.com)

中文站之一: [WingMakers.com.cn](http://WingMakers.com.cn)

免费有声读物

英文版请访问 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中文版请访问 [mocliflife.cn](http://mocliflife.cn)

英文版:1.0

译文版: 1.4

## 版权所有:知识共享



**知识共享 BY-NC-ND:** 本许可容许使用者在保证著作权归属作者前提下，基于非商业目的且无篡改地以任何媒体及格式复制和分发该作品。

知识共享 BY-NC-ND 包括如下要素：

BY (署名) ：署名必须归于作者

NC (非商业用途) ：只允许本作品的非商业用途

ND (禁止演绎) ：不容许本作品的衍生品或改编

# 桥上旅者

故事 1: 第 1 集

一名年轻男子行走于山间小路上，迎面看到一位年长的女人相向走来。他们在一座桥上擦身而过，继续走向各自方向时，男子开口问道：“打扰下，嗯……嗯，前方那段路是更好走还是更难走呢？”

女人暂停了脚步。“你是想我回答这个问题，还是回答你真正想问的问题？”

旅者想了想道：“如果你是如此智慧，那就由你来决定吧，不过请告诉我：什么问题才是我真正想问的？你又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我们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。仅仅是使用了不同的话语来表达。”

“这个问题是什么？”

“我是谁？”她即刻答道，微微耸了耸肩膀，仿佛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
“你说你会回答这个问题，那么，答案又是什么？”

女人转过身去，继续前行。看到她走出了 20 英尺远，男子嚷了起来：“答案是什么！？”

女人停住脚步，回过身，友善地细细打量这个男子道：“你无法知道。你仅仅能了解那短暂一瞥。那源于宇宙的一次点头示意。一些连接的感觉。描绘相对真理的话语。”她笑了笑，“这就是你知晓答案的方式。它是不完全的、无法落实为语言的。完整的答案隐藏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男子问，“为什么它会隐藏于我们之外？”

“它并非隐瞒着你的秘密。它仅仅只是太大且太小，无法以头脑去知晓。它

栖息于一切事物中。它是如此不同于我们的头脑，让的头脑无法穿透进它。"

"为何它会如此不同？"

"因为，如果相同于头脑，它就没有能力创造出一个主权性的时空，来容许你体验一个专属你的实相。你是一个实相透镜，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透过你而观看着。"

年轻男子闭上了眼睛一会儿："如果我的头脑发挥到极致，而这个问题也被真正解答了，我会幸福吗？"

"无论多么的模糊，但只要将自己知晓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，我们的幸福就被纳入了冒险领域，去冒险于前方、身后和此地的生命中。这场冒险实则是意识在透过人类性来充满自信地表达它自己。不过，我们世界的幸福感，仍旧会起伏涨落。高点源于‘互联’的感觉，低点源自‘分裂’的感觉。它们竞争着我们的注意力。我们的‘互联’感或‘分裂’感即是根本的二元性，其余二元性就出自它。"

"二元性不该就只是两个吗？"年轻人陷入了困惑，"难道不该仅仅只存在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？"

智慧的女人举起2个手指，如同和平的手势，"它们是2个事物，不是吗？因而，就是二元的。"

"可你又说，其余每一种二元性都出自这两个源头？"

"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并非源头，它们是我们选择相信后产生的结果。我们要么相信‘互联’，要么相信‘分裂’。大多数人摇摆不定，同时相信2者，因而，也就同时体验和表达着2者。"

"可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选择‘互联’，并相信它，既然它能使我们幸福？"

"

女人微笑道，“你前方的道路会更为好走”。她冲着前方祝福地点了点头，转过身，准备离开。

年轻男子不想跟这位智者失去交流，于是向着她的方向跑去。“拜托，请稍等，我还有些别的问题。”

女人继续前行着说道。“那就与我同行吧。”

年轻男子看了看道路两头。女人要去的，恰是自己刚刚走过的。他可不想返回出发地。“我会与你同行一段，这样，我就能问你一、两个问题了。这样可以吗？”

女人点了点头，年轻男子加快脚步，跟她并肩而行。

“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”女人问道。

山间空气稀薄，年轻男子在努力恢复着呼吸的平和。

“我们为何不简单地选择‘互联’呢？”

“因为‘分裂’这一临在性，正是人类性的基石。幸存即是‘分裂’。对任何物种而言，幸存都是根基，否则，该物种就无法存在。我们全都被教导着这件事。一遍、一遍又一遍。每天的生活中，在显意识层面，我们感知着这件事，不是数千也是数百次。在潜意识，我们则几乎持续不断地感受着它。‘分裂’，是人类凝视实相时的默认透镜。为了从‘分裂’切换到‘互联’，我们需要证据。我们想要看到证据和证明，确认我们是被‘互联’着的，不仅被‘互联’于我们人类，还被‘互联’于各个宇宙中的全部时空和世界里的全部形态的全体生命。”

她自顾自轻笑起来，惊叹于自己话语中的浩瀚。

“我们为什么需要证据？”男子虚起了眼，仿佛双眼都迷失在了一个深邃思

想里。

“因为我们生活在‘分裂’中，对我们而言，这就是家。如果有谁想让我们离开家，就必须有个好理由。而证据正是这好理由。”

“可你又如何证明，全体生命都被‘互联’着？”

“这可是你的第三个问题了，”女人公正地指出道。

“我意识到了……”男子微笑道，但也注意到自己并不急于转身离开。

“头脑与心脏，”女人开口道，“在我们世界里，是一对首要的搭档。在由逻辑之火锻造出的平等性中，支持着彼此。根本无需教育头脑和心脏去彼此合作。它们完全知晓自身的根本目的。可是，在这个世界，‘分裂’是如此强大，竟使得这显见的逻辑变得不再明显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它对某些人是显见的，对另一些却不明显？”

“我们正在进行实验。并不是一些人没有找到自身的平衡，而是他们更喜好不平衡。他们发现，对自己而言，要学习参与和表达，不平衡是一片更为肥沃的区域。是的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方向。就像刚刚提到的，我们来此是为了进化，而进化则是经由实验。正因为此，自由意志的选择自由才会被交织于主权性实相，这样，我们才能去实验。”

“所以说，什么又是‘互联’的证据？”男子试探地问道。

“大多数人之所以相信自己是灵性的，是因为他们追随了某本书和某个老师。当话语进入了公共空间，就容易被诠释，并被绣纹上目的，之后，它们被逐渐捆绑到了‘分裂’的基石上。”

“所以，你是说，我们以为通过灵性或宗教途径能摆脱‘分裂’，可它们却无可避免地会将我们引导回‘分裂’？”

“我都数不清你问了多少问题了，”女人说，“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每随我往前一步，你跟之前目的地的距离都会增长一点。”

男子挥了挥右手道。“我明白，可当这些问题游荡于脑子里时，我无法离开啊。拜托，请继续。”

“这全都属于那‘实验-进化’的运动，无论知道与否，我们全体都参与到了其中。然而，证据，”她举起食指强调道，“不会被发现，永远不会。除非全体都看到它，否则没人能看到它。一些人看到了源自未来时间的回声和回响，他们能感觉到这个‘互联’实相，感知到‘互联’实相的临在，可这也并非证据。这是实验和扩张的一个面向。仅此而已。”

“那科学呢？它没有能力证明这件事吗？”

“有能力做某事并不等同于有能力实现某事。对于一个无法被头脑理解的实相，‘有能力以科学证明某事’这本事就是一个悖论。科学仅仅只是在周遭黑暗中点亮一道光，光束只会延伸向一个方向。无论这光如何蔓延，都不足以证明‘互联’这样的事，（因为），‘互联’是完全不同于‘分裂’的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时空。”

“时空？”年轻的旅者怀疑自己完全没明白对方的意思。

“对于每个生命形式，实相都是不同的。你同意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我想是吧...”

“我会将这当成肯定的回答。”她笑道。

“时空即是，在一个地点经历了时间的一个当下片刻。实现体认的那个当下片刻是无可避免的，因为我们的身份是：已进化的、完整的’个体、众体、全体

意识’。这意识并不是在时空中被发明出来的，它就是‘我们之所是’的本体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忆起这件事，找到些途径去具象化地展现出它。伴随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次‘具象化展现’，我们都在加速时空，去进化向那个我们就存在其中的源头。我们的证据，即是我们的种种‘具象化展现’，而非那些发生于我们身上的事，也非你能测量的那些事物。”

年轻男子停下脚步，脱掉一只鞋子。“请原谅，我得坐到岩石上，除去鞋里的小石头。稍等。”

女人暂停了脚步，点头道，“我等你。”

“‘具象化展现’又是什么？”男子走向岩石，一边坐下，一边问道。

“就是你经由实验而创造出的事物。”

“要是我不是科学家、艺术家或工匠呢？”男子系上鞋带，走向女人身边。

“眼中的目光是一种‘具象化展现’，”女人答道。“声音的语调是一种‘具象化展现’。无可遏制的爱是一种‘具象化展现’。手的轻轻触碰是一种‘具象化展现’。痛心的温柔是一种‘具象化展现’。我们所说的话语是一系列的‘具象化展现’。‘具象化展现’并非特殊人才独有的。”

“所以，我隐约明白我是谁了。我知道如何变得更加是这身份了。我也理解了，为何我会愿意这样做……”男子放慢脚步，仿佛陷入了沉思，并最终停下，抬起眼望向女人，发现她也停下，并转回身来。

“在我头脑和心脏里，留下的唯一问题就是：如何去分享出这个。”

“它会分享它自己。”女人微笑道，就像在述说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。

“怎么做到？”

“你的种种‘具象化展现’，你在自己实相中创造的事物，它们会振动，经

由振动，它们分享了出去。”

“它们分享了什么？”男子走近女人道。

“它们分享了它们自己。”

“你已经说过了。”

“你问了两次，我就回答了两次。”

“好吧，你是对的。”男子说。“我们的‘具象化展现’又是如何分享它们自己的呢？这不会侵犯自由意志吗？”

“自由意志会延伸到个体，而不会延伸到供个体扮演角色的舞台。舞台是由振动构成的鲜活浓汤，振动则源于动态的宇宙、我们的行星、我们的地点、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物种。这就是我们的舞台，在其上，我们实验着去进化成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一种主权性的表达。我们物种在整个时空中的‘具象化展现’，都能够被感觉到，甚至被模糊地理解。它们是共享性的，而你始终拥有着自由去选择，你共鸣于哪些，你相信哪些能为你服务。”

“你刚刚是说，我们能感知和理解未来的那些‘具象化展现’？你提到了，*整个时空。*”

女人点了点头。“当一个‘具象化展现’被创造出来，它就会振动。振动是一种能量形式。能量会传播。它不会被局限住。这是因为，时空是一种场。所有的点都连接于这个场。今天创造的‘具象化展现’，能够影响昨天和明天。在时间上，它并不受到局限，因为它是能量。”

男子微倾脑袋说道。“你是在说，如果我友善地看着一个陌生人，比如你，那.....那.....那这简单的眼神就拥有能量，而能量最终，会以某种方式接入一个‘互联’的场，这场.....这场则横跨了所有的时间。这就是你的意思？”

“我们是创造-能量的生命形式。是的，这正是我们在做的。”女人点着头强调，“我们创造能量，将它们沉积进一个集体性的场，而全体生命都被‘互联’于这个场。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吗？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。”

“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们背负的责任可大的吓人。”男人自付道。

“我们将我们的基本信念带入了我们共享的场。这些信念渗透在我们的每次‘具象化展现’中。如果基本信念升自‘分裂’，我们就滋养着‘分裂’的场。如果信念升自‘互联’，我们就赋能了‘互联’的场。真地就如此简单。至于你对责任的看法，难道这不该是一种荣耀而非责任吗？”

“你怎么会说是荣耀？”

“我们身处一个创造能量的位置，这能量要么构建起跟全体生命的‘互联’，要么构造出更大的分裂感。我们的荣耀即是：被赋予了选择权，并被允许在时空内进行创造。”她伸出手来，抚住男子的肩膀，“我们是匠人，在我们所选择的时空里，设计着我们的生命，以恢复我们的记忆。源头还能给它的创造物提供比这更大的荣耀吗？”

“好吧，我不确定是否完全听懂了，但我还是得说，痛苦和苦难呢？一个人怎么才能将这些视为荣耀的徽章，而非残酷宇宙的压迫？”

女人指向一颗晚星道。“第一颗星星其实是颗行星——金星。你看到它了吗？”

男子顺着她伸出的手，虚起眼睛。“看不太到，等等，是的，我想我看到了。”

“很好，这种看到即是一种荣耀。‘看’本身则是一种‘具象化展现’。分享则是一种共振。这道视线会是永恒的。我们刚刚一起创造了能量，这能量被黏入了场里。未来某个时间，这能量将被某人或某物感觉到。过去某个时间，某人

或许正疑惑着第一颗星星是否真是一颗行星。你懂了吗？”

男子摇着头道。“没……”

女人陡然停住脚步。男子也跟着停下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期待地看着她。

“一个世界存在于你内里。”女人指着男子的心脏道，“你即是这个世界，它可不是围绕于你周遭的那个。这个内在世界属于一个渗透于全体的场。而全体即是进化中的我们。痛苦和苦难是‘分裂’的‘具象化展现’。它会进入你的世界，当它进入，你得决定，是邀请它进入，还是礼貌地谢绝它的影响，相反还去创造出‘互联’的‘具象化展现’。你即是你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。它们是一体之物。”

两人又开始行进，仿佛由同一个头脑控制着。“你知道，我依然无法将心脏和头脑理解为搭档。一个人如何做到这一点——我是指，在它们之间建立搭档关系？”

女人眼神坚毅地望着前方。“一旦心脏和头脑在你的世界里拥有了同等的价值时，它们就会精确无误地将你吸引向一些‘具象化展现’，这些展现所具有的振动、音调、情感、内在感受，会让“爱”变得比其他任何结果都更为重要。我们能决定，心脏与头脑是搭档还是对手？是搭档，还是拥有各自岛屿的存在主义者？它们是成为搭档还是对手，就取决于“当下”。”

男子轻嘲道。“如果要做决定，我必须知道它是一个可选项。否则，我就不是在决定，而是在盲从别人的话。”

智慧的女人笑而不语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男子转身走向相遇前的行进方向。几步之后，他发现生命已经发生了改变。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了，不同到让他害怕。夕阳西下，他们正走向它，看着它

渐沉入一片崎岖山峰。

“如果这全是一场梦？”男子突然问道。“或许压根没有二元性。自然也就没有“互联性”。如果你压根没有证据，那这一切可能全只是幻象——被你编造出来，以便这一切……机械性的混乱，看上去更易被接受。”

“正如我先前告诉你的，只存在一种二元性：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。如果一个实存，另一个也实存。一个存在，另一个就存在。”

“大概我想表达的是，2者都是幻象。”

“在我们的语境下，幻象即全无根据的信念。可二元性既非信念，也不是“全无根据”的。我们知道‘分裂’是存在的。我们知道，每个人的实相都是各异的。这就是‘分裂’的本质。因此，在我们这个实相中，这就是一个事实。科学可以证明，我们体验生命的方式不同于宇宙中其他生命形式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事实上它就是，那么我们也是被‘互联’着的，因为反面必定为真。

“这个逻辑形式一直都存在。一个人甚至无需拥有情感共鸣就能看到，我们全体都被‘互联’着。这是纯粹的逻辑。只不过，一旦头脑的这种逻辑，搭档上了栖息于你心脏中的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情感频率，‘互联’就同时对头脑和心脏变得显而易见了。

“这就开启了搭档关系。”

“可‘分裂’太容易证明了。一个人只需去……去……看看周围。相较而言，‘互联’状态可却无法四下看看就被发现。”

“呀…我们在周围发现它了。”智慧的女人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认为它无法看到，或者隐藏着、隐瞒着，或者你还没准备好，或是其他

一百个理由让你看不到我们的‘互联’。我要分享一个秘密给你。”

男子贴向女人，低声问道。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两者同等地临在着。”女人也相应地倾向男子，眨巴着眼睛说道，“二元性。一个需要身体的感官，一个则需要想象的感官。”

“想象！”男人缩了回去，仿佛这个词其臭难闻。女人看着对方脑袋的前后移动轨迹，眼神中闪烁着理解。

“‘分裂’是科学，‘互联’是.....想象？”他大声嚷道，声高超出了自己的预料。“你怎么能指望人们将自己的家，从科学世界搬迁到想象世界？”

女人冲着自已的前进方向扬头示意道。“想象就是单纯地去感觉，我们的道路正在深入‘未知’，偶尔地，想象也是去寻找通向‘不可知’的门。科学则是在捕捉显见的事物，给予它名字、关系、目的。科学会运用数学和所有类型的测量仪器，并为我们的实相建立一个目录，以便我们能对它达成共识，并基于共识而进化。不过毫无疑问，科学是关于‘分裂’的科学。”

“那么，就没有‘互联’的科学？二元性就这么破缺了？”

两个人重又并肩走着。女人指着他们正走向的西边空中低垂的太阳道，“你看到那轮太阳球体了吗？你能以科学或想象来看待它。科学会告诉你关于太阳的所有事实。想象则会告诉你，这个当下，太阳在你生命中的所有意义。想象会讲述它的温暖、黄橙色的光线、光遇见大气密度时所生的巨大光晕，我们的想象并未用到任何测量。没有数字跑进我们的嘴巴或思维。”

“但科学是.....真实的。想象.....它是主观的。”

“嗯的，不过，对全体为真的，未必对个人为真。对个体为真的，未必对全体为真。因此，科学将解释前种情况，想象将解释后者。或许百年之后，科学能

够证明这种场的存在，证明我们被‘互联’着，因而，我们是一体的存在，一体的意识。科学或许会证明，我们是一种进化中的意识，显化进的这个时空被嵌入了关于我们源头的记忆，而我们作为个体，正在缓慢地理解：我们即是这源头。”

她微笑着转向他道。“今天，科学还无法拉下帷幕，去揭示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。因此，我们只剩下一个选项。要么运用我们的想象来感知这种意识，要么逗留在‘分裂’领域，埋头于书籍、耳听向身外老师？自由意志……”

她停下脚步，转回身去，指着来时的方向道，“那条路在等待你。事实上，它正在召唤你。它在拉拽你。难道你没感觉？”

“……感觉到了。”

出现了久久的沉默，两个人就这样注视着夕阳。最后，还是男子的声音打破了他们世界的沉寂。“关于心脏与头脑的搭档关系，有什么在强烈地吸引着我，却不明白为什么……”

女人微笑道：“只要头脑与心脏不是搭档关系，任何生命形式都更易于感染‘分裂’信念。他们的身体、伊格自我和潜意识都将倾向于要么仅仅相信、跟从头脑，要么仅仅相信、跟随心脏，这就使得 2 者的平衡更加的脆弱。”

“为什么头脑和心脏的搭档关系如此重要？我猜，这就是我没理解的地方。”

“因为在人类身体中，这是最根本的搭档关系。既然身为人类，我们就有责任将心脏和头脑熔合到同一目的上，这也标志着我们是真正地相信‘互联’。这种熔合会使得我们创造出的‘具象化展现’携带上‘互联’的振动。这种熔合是前-人类需要遵从的根本法则。它并不专属于任何人。熔合心脏及头脑，以便在时空中具象化地体现出‘互联’，这将是、并始终都是一种主权性的体验。”

“这些升自个体的‘具象化展现’，携带着种种振动，”她继续道。“每个

事物，每个地方，都在发生着一件事：振动。如果一个主权体的心脏和头脑没有处于搭档关系，他们的‘具象化展现’中的振动，将携带着‘分裂性’。相反，熔合于同一目的上的心脏与头脑，则会理解我们与生命间的‘互联’，他们的‘具象化展现’就能携带‘互联性’。这就是吸引子，会牵引着我们去进化、扩张、更新和精细化我们的理解。”

“我们如何才能做到？”

“呼吸。”

“我没明白……”他轻声自语道。

“吸气时，去想象，我们互联着全体生命——我们能允许自己去想象的最广大的生命。我们可无法过度延展我们的‘互联’。我们无法夸大它。我们可无法让它过大。”女人自顾自咯咯笑了起来，就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似的。

“呼气时，去感受，我们的主权自性，进入到我们想象出的这些生命形式和时空。这样一来，全体生命流入我们，又流出我们，这个过程经由我们的呼吸被完成。”

“如果活到80岁，我们将呼吸大约6亿7千万次。任何一次呼吸都能成为通道，通往‘互联性’的体认。一旦这感觉被唤起于你的整个人类性中——身体、头脑、心脏，伊格自我和潜意识——你就能将这种‘互联’的感觉锚定在呼吸中。”

“我们的头脑对应着吸气，心脏对应着呼气。我们的呼吸是一体性的临在，如同气囊般包裹着我们。心脏与头脑的搭档关系，就被维系在我们的呼吸中。我们不必去思考这件事。它是自动的。在一天中的某些时点，我们也可以有意识地觉察，从而帮助强化呼吸，呼吸即标志着‘互联性’以及心脏-头脑的搭档关系。”

但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是自动的。一旦我们的心脏与头脑被融合于‘互联’这一目的上，我们的潜意识就能运作这事了。

“现在明白了吧？”她问道。

男子点着头以示明白。“我有点懂了……让我自己都意外。这确实有道理。我看到了一种实践‘互联’的途径，就通过我的呼吸和我的‘具象化展现’。我看到了这个角色中的荣耀。”说着这话，他越发地抑制不住兴奋。“我甚至看到了，我即是我之世界——内在及外在的。以这种方式来思考‘互联’，事实上是一种解放。我是源头及创造物。一个在主权性源头内进化的主权体。现在我懂了！”

女人停下脚步，再次指向东方道。“那么，你可以返回自己的旅程了。”

“要是我想跟你待在一起呢？”

“那我会说，你是一时……糊涂，”女人微笑吐出最后一个字。

“糊涂，哪方面？”男子问道。“你显然是位好老师。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话，这之前，我一直都在研习，真正地研习。”

“那就转而研习这个吧。”女人指了指男子的心脏，接着是他的脑袋，然后转过身，准备离去。

“最后一个问题，拜托，我保证。”男子恳求道。

女人停步回身，举起一根手指。“最后一个……”

“要是我并未将荣耀带给我的角色？我的创造物——我的‘具象化展现’——要是它们并不那么纯粹或灵性，或者……或者说并非正确的能量类型？”

“我们的意图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
男子内视了一会儿，在混乱的背后搜索着，然后答道。“我们的意图……我

们的意图是去扩展：我们对于‘互联’的理解和实践。”

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全部。”女人转过身去，却未移步，再次回头注视着男子道，“能量包含在意图中。意图引导着‘具象化展现’。‘具象化展现’如何浮现，如何被评价，如何被接收，所有这些，你都只需留在神秘中，然后继续前行。”

她顿了顿，继续道。“就像我将要做的，继续前行。”

女人晃了晃头，笑了笑，年轻男子看见了这次‘具象化展现’。它被投影于一片金色光芒中。或许那是太阳的最后光芒，可他却如此确定，这光来自她的内里。

男子行进了一会儿，再次转回身去，看到女人一路远去，身影渐小。终于，在渐增距离与渐密光线的某个交汇点，她消失了。

男子抬起头来，向着天空低语着什么，天空正在揭开它珠宝般的秘密。他扣拢外套，迈步走入黑夜，哼起了一支新曲，那是一曲他忆起了自己的‘具象化展现’。

